

巴西：文学荒漠还是文学大国？

文·胡续冬

近年来，随着巴西跻身“金砖国家”（尽管近两年它的经济表现令人堪忧），国内知识界对它的关注也逐渐增多，但纵观国内有关巴西的译介和知识生产，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话题都集中在广义的区域研究框架下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学科范畴，国内对巴西文学的关注与中国高校里巴西葡萄牙语课程

的迅猛发展严重不成比例。即使在每年秋季，举国的“世界文学控”们开始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为契机对着世界地图大晒他们的外国文学冷知识的时候，地图上巨大一片的巴西都极少成为指点江山的对象。

巴西到底是一片文学的荒漠还是一个充满了文学创造力的国度？正巧，前

段时间我邀请来北大访问的一位巴西文学研究界的泰斗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教授通过一次高水平的讲座，侧面回应了这个问题。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是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大面上看集中在巴西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这一块，但他旺盛的理论活力让他的学术兴趣点经常在诸如文学现代性与“巴西性”、巴西托派与工人运动、文学与视觉文化、城市化与暴力等看似相去甚远的区间振荡。福特·哈德曼教授曾多次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名校客座，深知在面对关于巴西只知道足球、桑巴和大屁股美女的外国人时应该如何有效地“安利”巴西文学。

福特·哈德曼在北大的讲座题为“风景、地域和民族文学——巴西文化中的时空差异”，其核心要义在于，文学是构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隐形手段之一，巴西极尽复杂多元之能事的国族身份认同（“巴西性”）既和巴西多样化的地



域、种族、社会与文化惯习有关，亦和1822年巴西独立以来巴西文学中丰富的语言、主题、自然和人文景观相关。巴西文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以罕见的创造力处理了一个庞大国度里由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会样态造成的时空差异，随着这些时空差异的挪置、变形与互融互嵌，巴西文学以变动不居的问题意识进行了深层次的回应。

福特·哈德曼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文学和视觉艺术作品来阐释了历代巴西作家、艺术家如何应对并存于巴西领土范围内的高密度时空差异，并指出他们处理这一时空差异的方式不断刷新了民众对“巴西性”的认知。脉络最清晰的一组案例是对巴西东北部腹地的文学处理方式的流变。1902年，作家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为了抗议巴西政府对腹地卡奴杜斯起义的残酷镇压，写出了一部集史诗与百科全书为一体的长篇小说《腹地》，尖锐地提出这次战争的本质是沿海地带的欧化巴西和时间停滞的腹地巴西之间的冲突，腹地巴西作为“另一个巴西”才是“巴西性”的精要所



在。《腹地》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巴西的“再发现”，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像若热·亚马多这样的专注于描写腹地生存景观的东北地域作家的出现。到20世纪中期，在吉马朗埃斯·罗萨写出了不朽巨著《广阔的腹地：条条小径》之后，巴西文学中有关腹地的“地理诗学”开始向“时间诗学”转变，因为吉马朗埃斯·罗萨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来展现一个时空极为特别的世界。20世纪后期，腹地贫民大量涌向东南沿海谋生，造成了腹地文化经验内嵌在沿海都市中的状况，犹太裔女作家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尔的代表作《星辰时刻》极其出色地通过高度内在化的书写

方式回应了上述状况。

在被问及本文开始的问题时，福特·哈德曼教授认为，巴西文学在其层面上所处理的时空差异的复杂性和强度在世界文学的视野里是非常罕见的，当巴西文学流传到国外去的时候，“中间人”受制于一种刻板化的认知模式，往往将巴西文学内在的复杂性和强度削弱成便捷的标签，贴在“拉丁美洲文学”的另类区域里，以供廉价的“国际化”之需，异域读者因此经常会产生“巴西文学不如西语邻国”的错觉。其实，如果反思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的话，他的观点同样也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